

山东地方戏曲

破洪州

張玉合口述
山东省戏曲研究室整理
紀根 埠執筆



內 容 提 要

北宋洪州为辽將圍困，宋將楊延昭遣子宗保回朝搬兵求援。宋王命八賢王趙德芳与天官寇准到楊波府挑选能將。寇准拟挑穆桂英出战，余太君因其怀孕而不允。寇准以言激動桂英爱国热情，使其自請挂帥出兵。宗保任先行官，心中不服，違抗軍令，桂英忍痛按軍法責之。宗保負氣出戰，適值桂英胎動生一女，見宗保已不敵，遂不顧产后体弱，奮力出營助戰，終斬辽將白天卒，解了洪州之圍，凱歌還朝。



“破洪州” 剧照

登場人物：

穆桂英
楊宗保
余太君
寇准
八賢王
楊延昭
白天卒
思鄉童
還鄉女
楊洪
牛軍
小番
眾宋兵
眾番兵

第一場

〔余太君上。〕

余太君：（說對）

為保一寸土，常年挂鉄衣。

（詩）白鬢白发賽銀絲，

不忘當年殺敵時。

楊家七郎八只虎，

扶保宋王錦華夷。

老身，余氏太君。只因塞北胡兒，侵犯中原，朝中式將，抵擋不住，為此我家六郎楊景挂了帥印，征北破虜，如今已經一月有零……楊洪！

楊·洪：（上）有。

余太君：这几日征北路上，可有軍情報來？

楊·洪：還是無有。

余太君：唉！真乃是儿行千里母擔憂，叫老身怎能放心得下。
快快再去打探消息，速報我知。

楊·洪：是。（出門）

楊宗保：（幕內）走哇！

〔楊宗保上。〕

楊宗保：（念）逃出洪州境，死而又復生。

楊·洪：哎呀！小本官你可回來了。（接馬）

楊宗保：太君可在府內？

楊 洪：小本官來的正好，老太君整日挂念六老爷与小本官，正差老奴到处打探动静。

楊宗保：快快帶我去見。

楊 洪：好了！好了……

楊宗保：（入內）哎呀，祖母啊！

余太君：啊！孙儿，你，你……回來了？

楊宗保：回來了。

余太君：怎麼落的這等狼狽？

楊宗保：孙儿乃是殺出重圍冒死而來。

余太君：怎麼？殺出重圍？孙儿，莫非征北路上，軍情不利？

楊宗保：祖母啊！現如今洪州被困，水泄不通。

余太君：啊！你家父帥出征之時，也曾帶領眾家老臣，為何不殺出重圍？

楊宗保：祖母，俺父子率領眾家老臣几番奮勇衝殺，只因番賊白天卒十分厉害，殺來殺去，一十二家老臣傷了一十一家。

余太君：怎麼？

楊宗保：傷了一十一家。

余太君：哎呀不好了！（唱流水）

洪州城下一場戰，

众老臣伤亡實可憐。

莫非六郎遭凶險？

孙儿，你家父帥他，他怎么样了？

楊宗保：如今只剩下我家父帥一人，堅守洪州。

余太君：怎麼，他還在堅守洪州？

楊宗保：堅守洪州。

余太君：你家父帅，他，他身体可好？

楊宗保：我家父帅身体康健，命孙儿回府問祖母安好来了。

余太君：哦！（接唱）

滿斗焚香謝蒼天。

蒼天有眼，須知俺楊家为主江山；南杀北战，如今可只剩下这一条根苗了。（对楊宗保）孙儿，你来的时节，洪州城是怎样的情景？

楊宗保：如今洪州被番贼团团围住，連番告急，并无一人一馬前去接应，只落的內无粮草，外无救兵。孙儿深夜縋城而出，回朝搬兵来了。

余太君：你可曾面奏圣上？

楊宗保：咳！适才上殿，也曾面奏圣上；只是朝中八百文官，千員战將，一个个惧怕番贼势大，无有一人敢挂帅出征。

余太君：哦！（唱流水）

終日只把捷报盼，
誰知被困在边关。
有道是救兵如救火，
火燒眉毛到眼前。
朝中武將有千万，
太平年間居高官。
烽火点起国有难，
有誰临陣掌兵权？

哼哼！太平时节，朝中尽是保国忠良，如今国家有难，你們一个个都往哪里去了？（接唱）

有心傳令調兵將，
想起朝事心內寒。
战死疆場楊家將，

得寵还是众权奸。

甩手不問朝中事，

哎！

又想起六郎我儿困边关。

儿是娘的連心肉，

恨不能插翅救他还。

楊宗保：事到如今，依靠这班貪生怕死之輩，也是无济于事的了。祖母，还是你老人家快拿个主意才好。

余太君：孙儿啊！（接唱）

創業靠咱楊家將，

至如今还得楊家保江山。

穆桂英曾破天門陣，（想到桂英怀孕；犹豫）

楊宗保：哼！俺父子尚且不是那賊对手，她更不济事。

余太君：嗯！（接唱）

孙儿大胆发狂言。

楊宗保：祖母……

〔楊洪上。〕

楊 洪：启禀太君，八千岁，寇天官过府探望太君来了。

余太君：啊！他們早也不来探望，晚也不来探望，偏偏朝中出了这样为难之事，倒想起探望我来了。这……哦，哦，明白了。（对宗保）宗保退下。

楊宗保：是。（下）

余太君：有請千岁，天官！

楊 洪：有請千岁，天官！

〔八賢王，寇准同上。太君出迎。〕

余太君：千岁那里？

八賢王：太君那里？

余太君：千岁，天官請進。

〔八賢王，寇准入內，坐介。〕

余太君：參見千岁！

八賢王：太君請坐。

余太君：謝坐。天官請坐。

寇 准：太君請坐。

八賢王：太君一向可好？

余太君：謝問了。啊！千岁。鳳凰不落無寶之地，今日那陣仙風把千岁刮到我這天波楊府來了？

八賢王：這……只因楊郡馬遭困洪州，特地來到天波楊府選將來了。

余太君：哦，千岁天官是來楊府挑兵選將來了？千岁你來看，我這天波楊府之中連一兵一卒也無有了。

寇 准：太君講話差矣。想當年咱主擺宴與老令公慶功之時，咱主言道：“吃不尽朕仓库之米”。令公言道：“發不完我楊府的千軍萬馬”。老令公當初夸下了狂言大話，如今你說連一兵一卒也都沒有了，太君，你是真會取笑啊！

余太君：千岁，天官，旁人不知，你們還不曉得？俺楊家為主江山，死的死了，亡的亡了。只剩下六郎楊景，遭困洪州，俺這天波楊府那里還有什麼兵將？

寇 准：是啊。在北國遭困的是你的兒子；向朝搬兵的是你的孫兒。十個指頭咬着那個不疼？太君你還是挑兵選將才是。

余太君：十指連心，怎的不疼，提起此事，話就長了。千岁，天官穩坐，聽老身一言道來！（唱慢板）

水淹了河東城劉王喪命，

楊家將父子兵來投宋營。

疆場上誰不知七郎八虎，
七杆槍兩口刀保主太平。

(轉唱流水)

北國里蕭銀宗有表來請，

請我主觀景到邊庭。

人馬撤到燕子嶺，

四面俱是埋伏兵。

人頭碌碌就地滾，

血水滔滔馬蹄紅。

我大兒北國替主死，

你可知，宋王才得逃殘生；

二兒劈死在劍下，

你可知，誰曾為俺哭一声？

三兒馬踏如泥爛，

你可知，凌煙閣那有他的名？

四兒失落番邦外，

你可知，娘想嬌兒淚縱橫？

五兒看破朝中事，

你可知，他為何削發拜高僧？

七兒亂箭穿身死，

你可知，奸臣個個授公卿。

老身生下七个子，

現如今，堂前落個冷清清。

只剩下六郎楊延昭，

只身被困洪州城。

馬革裹尸楊家將，

一片忠心为朝廷。
俺保宋主数十载，
你来看！

天波府停着了多少尸灵？

寇准：（自白）哎呀呀，太君说了半天，句句都说到理上了。这……（对余）太君哪！常言说的好：救兵如救火，杨府无有兵将，你叫俺君臣到哪里去逃？

余太君：哎，朝中文官八百，武将千员，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为何不去挑选哪？

寇准：太君，你有所不知，这满朝文武……啊，太君，你看哪家大臣挂得帅印呢？

余太君：我看……你寇准就挂的。

寇准：哎哟哟，老朽挂了帅印，到在两军阵前，可是用笔尖戳他呢？还是用砚瓦砸他呢？来不着，来不着！

余太君：却又来。太平时节，朝中有的是保国忠良，干国公卿，那时节何曾有人来到俺这孤儿寡妇门前走上一走？如今胡儿犯边，江山有难，倒想起俺杨家来了。无奈天波杨府，比不得当年，现如今只剩下俺这老的老，小的小，千岁，天官只怕是空走这一遭了。

寇准：呀！（唱流水）

天波杨府称的起兵多将广，
为什么到如今不发一兵？

老太君她那里话中有话。（压板）

千岁，这里来！

八贤王：既然杨府无有兵将，咱们快往别府去逃吧。

寇准：慢来，慢来。听太君之言，非是杨府无将，定是为了朝廷忠奸不分，赏罚不公，待他杨家有亏，故而不肯

发兵。

八贤王：寇爱卿，如今发兵事急，上前好言劝说太君，快快发兵。朝廷待他杨家之事，日后咱君臣再作定夺。

寇准：这……（上前，又退回）哎呀千岁，太君言出如箭，句句有理，叫老臣无言可对？

八贤王：只是挑不来兵将，怎样回复我主？

寇准：（想介）哦，哦，老臣有计了。

八贤王：有何妙计？

寇准：少时自然明白。（对余）太君，这边厢来！

余太君：天官讲些什么？

寇准：太君，我来问你：宋王咱主，一天几宴？

余太君：十二宴。

寇准：八王千岁呢？

余太君：少不得也有九宴。

寇准：太君，你看天色已将过午，八王千岁一宴没宴，一餐未餐，他若怪罪下来，你吃罪不起啊。（接唱）

八千岁若见怪你吃罪不轻。

余太君：知道了。（唱流水）

真金本是火炼成，

忠奸到头自分明。

且到后堂备御宴，

看你君臣怎样行？（下）

寇准：（唱）不怕你老君舌紧咀硬，

那知道老寇准比你还精。

施一礼八千岁请请请。（压板）

八贤王：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寇准：千岁，这天波杨府你可是常来常往？

八贤王：是呀。

寇准：楊府后花园你可去过？

八贤王：也曾去过。

寇准：着着着。（接唱）

咱君臣到花园細看分明。

八贤王：那楊郡馬被困洪州，亟待救兵，我那有閒心再去观景？

寇准：哎，观观景，散散心，又有何妨？

八贤王：本御不去。

寇准：来来来哟！

八贤王：唉！（唱慢板）

余太君一席話將我惊醒，

寇准：（唱）

她只为朝閨內忠奸不分、

賞罰不明。

八贤王：（唱）危难时才將他楊家召用，

寇准：（唱）实难怪余太君不肯发兵。

八贤王：（唱）挑不来兵和將谁发人馬，

寇准：（唱）你那知天波府臥虎藏龙。

〔进花园介。

千岁，你看这花开的多么香啊！

八贤王：（唱）百花开一片紅无心觀賞。

寇准：咦！（唱）

馬蹄印賽雨点点点分明。

（看介）是了！（接唱）

楊府內果然是暗藏兵將，

又只見，聚將鼓鳴金鑼列摆西东。

且住，是我聞听人言：楊府后花园，內有聚將台，鼓鑼一声响，兵將聚攏來。待我上前击鼓鳴金，看个分明。

(想介)不可，我若上前击鼓鳴金，到了明天，見到滿朝文武，他們笑道：“寇天官，寇老儿，你給楊家击鼓鳴金了么，哈哈……”。那时叫老夫說些什么？……我若不去击鼓，眼睜睜有兵提不得，有將調不成，万岁怪罪下来，如何是好？哦，有了，不免將千岁攀在裏面，作一个垫背的。(对八賢王)千岁，你看楊府花園景致可好？

八賢王：景致虽好，本御心事重重，那有閑心觀賞，你我君臣还是到在別府挑选去吧！

寇准：哎呀呀，老臣久已不到楊府，今日倒要仔細地看上几眼。

八賢王：快些走吧！

寇准：啊，千岁，你看那是什么？

八賢王：那是楊府的聚將台。

寇准：要它何用？

八賢王：想当年楊府兵多將廣，太君在此將台聚將傳令，那时节多么威风，如今已是不堪回首的了。

寇准：那东西兩旁，悬挂的何物？

八賢王：乃是聚將鼓，鳴金鑼。

寇准：这鼓儿鑼儿又有什么名堂？

八賢王：鼓鑼响亮，兵將聚集台下听点。

寇准：今日閑暇无事，你我君臣何不去击鼓鳴金，消遣消遣。

八賢王：哎呀呀，本御挑不出挂帅之人，心內煩躁，那有閑心陪你击鼓。

寇准：你只要击鼓鳴金，心里自然就欢乐了。

八贤王：真乃多事，本御不去。

寇准：哎呀！老臣聞听人言：楊府聚將鼓响，山搖地动；鳴金鑼声，十里皆聞。今日来到此处，我倒要敲上一敲！

八贤王：唉！莫要誤了大事。

寇准：既来之，则安之。老臣白发蒼蒼，这楊府还不定能來上几趟，趁此机会，敲它一下，听上一听，縱死九泉，也就瞑目了。

八贤王：选將事大，快些走吧！

寇准：我只敲上一敲，咱們就走！

八贤王：你去敲來，我在这廂等你。

寇准：哎，單絲不成綫，我一人敲的沒有意思，咱們君臣一同上台！

八贤王：把話講明：咱們可是敲上一敲，立刻就走！

寇准：（自白）只怕你听了，就不肯走了。（上台介）这鼓儿果然不錯，待我敲來！

八贤王：快些敲完好走啊！

寇准：敲不成了。

八贤王：又是为何？

寇准：我一人擂鼓不能鳴金，鳴金不能擂鼓，一人難當二役，如何是好？

八贤王：不敲也吧！

寇准：哎呀呀，好容易上得將台，岂能空手而回？

八贤王：你要怎样？

寇准：少不得千岁帮一帮手，老臣擂鼓，千岁鳴金。

八贤王：本御怎能鳴金？

寇准：唉！老臣今日好不容易上得將台，連鼓鑼都敲不成，方才說過：死不瞑目。叫我怎麼下得將台！

八賢王：快些走吧！（寇不走。无奈）也罷，本御就陪你敲上一敲。只是敲上一下，你我君臣就走！

寇准：敲起來吧！

八賢王：只是本御不曉得點數，如何是好？

寇准：老臣也不知點數，你聽我擂鼓擂到熱鬧时节，我把幞頭一擺，你就這樣嗆哪一声。

八賢王：好，咱們君臣演习演习。

〔寇准擂鼓介，幞頭一擺，八賢王敲鑼介。〕

八賢王：好了，好。快些走吧！

〔幕內喊聲：哦！〕

八賢王：寇愛卿，你可曾聽見？

寇准：千岁，咱們該走了。

八賢王：你可曾聽見什麼聲音？

寇准：選將事大，快些走吧！

八賢王：哎，你可曾聽見兵將吶喊之声？

寇准：什么？

八賢王：兵將吶喊之声。

寇准：待我聽來！

穆桂英：（幕內）呔，眾將官！

眾：（幕內）喳。

穆桂英：（幕內）后花園聚將鼓鳴金鑼響亮，想是太君要點人馬，你們各自用飯伺候！

眾：（幕內）是。

八賢王：啊，哈哈……。

寇准：哈哈……。

八賢王：愛卿，可曾聽見？

寇准：聽見了。

八賢王：聽那女將言道：“眾將官！後花園聚將鼓鳴金鑼響亮，想是太君要點人馬，你們各自用飯伺候！”果然有兵有將。

寇准：果然有兵有將。

八賢王：你我君臣再擂上一通。

寇准：哎喲喲，你又要怪老臣多事了。

八賢王：又要放刁了。我來問你：既然知曉，擊鼓鳴金，就有兵將，為何不早些告訴本御知道？

寇准：千岁那里知道；方才听太君之言，定是按兵不动，看咱君臣如何发落？那时老臣若是言講：击鼓鳴金就有兵將，少时选不来人馬，岂不是要怪罪与我？我若說是无有兵將，岂不又有欺君之罪？故而定了这么一个小小計策，讓千岁陪老臣擂鼓鳴金，鼓鑼一响，有了兵將，千岁你就乐了。

八賢王：如此說來，本御上了你的當了。

寇准：老臣乃是为国尽忠。千岁，上当只有一遭，下不为例。

八賢王：本御把你好有一比？

寇准：比从何來？

八賢王：“西瓜掉到油簍里”……

寇准：怎麼講？

八賢王：你真是个“滑头”啊！

寇准：取笑了。咱們君臣快些擂將起來！

八賢王：擂起來！

〔八賢王、寇准又擂鼓介。〕